

飞鸣

从政与为文

读史札记·也说李白与杜甫

人应该是很多的。但他们从来不是一个狡猾的权术家和权谋者。李白有那么高的社会志向,要他做一个治理者,怎么可能比一些庸常的官吏更差。

还有人可能会说,李白既然有那么高的抱负,要走向治理国家的高位,欲展鲲鹏之志,那么就on应该允许他用各种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又产生了另一种宽容,认为他无论写出怎样取悦他人的文字,只要可以结交权贵抵达成功,似乎都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言外之意是等他真的走到了那个位置,也就可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许多人一直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也就是将目的和手段分开,以所谓的“成功”论英雄。这正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混世的黑暗逻辑,是导致人间悲剧和苦难的渊藪。究其根本目的,无论多么崇高,多么辉煌和宏大,都不能用卑鄙的手段去实现。“目的”是“手段”一寸一寸积累起来的,而不仅是最后的那个“结果”。“手段”随时都在“结果”,一路都在“结果”。

有许多时候,实用主义者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可以用所谓的终极目标,崇高目标来为自己的卑鄙手段做出辩解。这只是一种欺骗,是哄骗他人上当。一路结果的恶劣手段,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原谅。

一个族群的不幸。在这种有毒的文化中,哪怕是抱着美好的抱负去治理天下,安顿百姓生活的文人,到头来也无非要效忠皇帝,最终落入诡谲庸俗的权谋圈套中。他们所能做的,用鲁迅的话来讲无非就是“帮忙”和“帮闲”——帮忙与帮闲不成,就从庙廊跑到山林里抒发自己的不平。鲁迅先生还说,“中国文学与官僚实在接近”。

是不是“良吏”,最重要的指标还是要看人文精神对从政者的影响力。古代科举考试要考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对人的品德有制约性,虽然这种制约力极其有限,但在专制国家里仍然是十分可贵的。

如果有人问李白适合不适合搞政治?一百个人里面会有一百个人说,李白是一个好的诗人,但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理由就是李白在政治上失意了,搞砸了,而在艺术上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样讲也许忘记了:历史并没有把李白放在一个从政的位置上。既然没有经过这方面的检验,一切到底如何也就很难说了。

谈到历史上的大文人大诗人的从政作为,苏东坡的例子不必说了——中国古代那么多政治上失意的文化人和艺术家,其实他们都可以是杰出的政治家。比如王安石等既是文人,又具备强大的行动力,这种

政治上都是比较成熟和高明的;相反,那些专门做行政管理的统治者,他们在许多时候不得不陷入令人厌恶和恐惧的权斗,并直接导致政治上的狭隘、昏聩和腐败。因为他们不得不专注于人事机心,不能像对待真理和专业那样从事政治,其中的一部分最后只能成为政事上的昏庸者和小人物,让自身道德败坏下来。

有句话说“自古文人多良吏”,谈的即是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单论这部分人在政治上的成熟度,非但不亚于那些政治上的所谓专业人士,还因为其富有政治理想和贯彻力而获得了更大的成就。说到底从政与为文是一致的,一篇文章要写好,起承转合,段落思想,一切皆需要良好的判断力和协调力,而这些能力同样是治理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为文涉及到无数的细节,从局部到整体的关照,需要无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而政治也是如此。治理国家,安顿民众的生活,最需要回到细节,回到具体的判断上来。这才是政治的真正含义。

我们长期以来将政治真正的本质的意义抽掉了,偷换成等同于权术和人事机心这一类低俗的概念,是十分可悲的。

好的政治不会是权谋密室那一套,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宫廷斗争太多了。这正是



集团总体经济规模综合排名中跃居第三。作为她这片大海中小小的一滴水,我们都由衷骄傲做着。有时侯,旁观又比亲历重要。“别处”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对“此处”有新的认识。

网上看到一位美国女记者,她把自己的照片寄到世界各国,请当地设计师PS处理,她在信中要求“把我变美一点”,并附上自己未经任何处理的照片,寄给了散居25国的将近40位Photoshop使用者,酬劳五美元到三十美元不等。结果,各个国家的设计师的修饰,让照片中的同一个人体现出不同审美。

这再一次证明,别处有别处的美,此处有此处的妙。其实,亲历此处,旁观别处,不放过丝毫享受生活的机会,也许这才是生活真正的模样。

作为旁观者,随张炜的笔触去看李白与杜甫,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模样,也看到自己的模样。

“说到底从政与为文是一致的,一篇文章要写好,起承转合,段落思想,一切皆需要良好的判断力和协调力,而这些能力同样是治理国家所必不可少的。”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曾是杜甫的由衷感慨,苍凉而辛酸。倘若他生前有张炜这样的知音,定会感到欣慰!

白瑞雪在文章中提到,“比对侃咧的大气、范冰冰的艳与章子怡的狠,汤唯的独门暗器在于,她有种任它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劲儿。”

大千世界里,人人都是亲历者,亦是旁观者。

作为编辑,我并不特别在乎这一处是此处还是别处,我只关心亲历或旁观的你,写出或读出了这一处的深意与美妙。

编辑手记

流年碎笔

我早该来了。阴差阳错,这么多年没能赶来。说来话长。刚读初中的时候,我认识了从你怀抱中走出来的她——《大众日报》。准确地说,我是先认识了她的“孩子”——《大众日报》农村版,进而认识了她。

上初中,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中国少年报》不“解渴”了,应该订阅一张“大报”。那时,价钱高的报纸订不起,含义深的文章读不懂,于是,选订了《大众日报》农村版。订报费是勤工俭学“捡”来的。放学后,到沟头壕崖寻找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残缺老钱、铜丝铁钉,然后卖给废品收购站。到槐树上采槐米、槐花,捡蝉蜕,卖给药材收购点。这样一分一毛地积攒订报费,凑够这个季度的订报费,再积攒下个季度的订报费,一季度一季度的续订。

从此,我喜欢上了农村版,知道了农村版由《大众日报》主办。

此外,我向望着,有一天有了足够的钱,再订一份《大众日报》。

“文革”乱糟糟的年月里,钱紧、钱紧、钱紧紧,终也没有能力订份《大众日报》。憋急了,便跑到村革委会副主任或者民兵连长家里看(全村只有一份《大众日报》,村干部谁拿了算谁的)。心情是那样迫不及待,那样如饥似渴,那样心驰神往。

哦,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状态。我太该来了。

种种因由,这么多年没能赶来。

鬼使神差,农村版、《大众日报》悄悄在我心田里播下了一粒种子。春风送暖,雨露滋润,这粒种子便悄悄地生根发芽:我试着拿起笔,给她投稿,忘不了啊,第一篇是《勤俭节约的赞歌》,在忐忑不安中寄给了农村版。盼哪盼哪,泥牛入海;写呀写呀,废稿二百。32个月后,钢笔字第一次化作铅字,印在了省级报刊的农村版上;36个月后,第二次印在了《大众日报》上。那是怎样一种欣喜若狂,那是怎样一种激情奔放,那是怎样一种心神荡漾。

巧合是命运,巧合是机缘。我调入《大众日报》当记者前去报道的那一天,正是学写第一篇新闻稿的那一天。其间,经历了14年的铺垫。

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吧,跨进《大众

迟来的拜谒

——写给《大众日报》创刊地旧址

朱殿封



日报》的门槛之前,我还不确切地知道,她来自大山,来自乡土,来自大众。读了《大众日报》报史,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走进的这道门啊,她始终朝着大众开;我供职的这张报纸啊,她从腥风血雨中走来。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为了她,530多位报社员工、160多位乡亲,用自己的身躯挡住敌人的刺刀、子弹,使她免受其害。是他们用宝贵的生命铸造了印刷机,用鲜血浸润了每一个铅字。铅字又化作投枪、匕首刺向敌人,护佑战士、民众。她生为大众,长为大众,是大众以母亲的胸怀孕育了她,抚养了她,保护了她,使她从呱呱坠地、步履蹒跚、长成风华正茂。放眼报界,哪一张报纸有如此艰苦卓绝的磨难,哪一张报纸有如此可歌可泣的悲壮历程!

从此,我心中插上了一面血染的红旗,我明确了一个战士应有的担当,我为自己有幸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从此,我心里萌生了一个欲望:有一天,去拜谒她诞生的圣地,让心灵接受洗礼。

我怦头来了。迟迟疑疑,这么多年没能赶来。

不因没空,非为路远,只是“长路奉献献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

献给你,我的爱人。我不停地间,不停地找,不停地想”。

一天一天,我不停地采访,不停地写稿。一年中最后那几天,回头看,心里发虚,身上冒汗:“惩恶效狮吼,扬善魂相就”,我为民呼了几高声?云头岭山岗上的忠魂们献出的是鲜血、生命,我付出的仅是汗水和辛劳,在血与火铸成的《大众日报》版面上,栽种了几棵苗?只因耕耘不深,收获欠丰,犹豫了我走向你的脚步,彷徨了我热切拜谒你的心情。

一年一年,白发强占了双鬓,皱纹爬上了眼皮,手中的笔型是否还有当年的锐利,犁铧下泛起过几朵“浪花”,开垦出几垄土地?脚下沾了多少泥土,心中积淀了多少感情?只因几许愧疚,几许歉意,几许慰藉,长久积淀在我心中。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呀!

我必须来拜谒你了,因为你是她的母亲。

我必须来拜谒你了,因为我是她旗下的一名员工。

我不再犹豫了,因为明年我就要退下阵地。

2014年6月14日上午,对你心怀虔诚的我在沂水县大王庄乡停车点走下公共汽车,踏着脚下坚实的土地走向你——云头岭,《大众日报》创刊地旧址。

我终于来了!

女神的独门暗器

白瑞雪

场景里所做的,只是把“面无表情”这一表情发挥至极。于是笑也淡,怒也淡,行走也淡,言语也淡,给看官们留下无穷想象空间,且近且远。

不是每个心有千钧的人都能抑制住眼里的侵略性,也不是每位大脑空白者都能掩饰好从毛孔里汩汩渗出的无知。没办法,老天赏给了汤唯一碗恰到好处的饭。同样面无表情,她与我们这些目光木然的路人甲乙丙也是女神与女神经之别,如同你一定要买淘宝同款风衣的话,只会把你当临睡前披上泥里扒出的军大衣去看看早上放出去的羊是否归圈。

结婚这事,人家也是不声不响风轻云淡,几无绯闻,更没摆出剩女恨嫁的样子。也不躲不藏,同样轻声轻语的几句将婚讯昭告天下,就像一个从来只用著名牌子货班尼路的兄弟不经意冒出一句,哦,我的公司上市了。

她是一个属于四月的女人,像一枝永远半开的花,一直在盈盈走向细水长流而

水到渠成的春天。足够老辣者,才会由她而及鲁迅说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大智若妖。

就修炼而言,神与妖的技术指标往往是差不多的。宙斯的老婆,天后赫拉把小三变成了一头母牛,宙斯女儿,战神雅典娜全副武装地从父亲脑袋里蹦出来,传说中的女神们有神力也有妖风。

与西方神话相比,我国的女神不太一样。即使在完成补天大业之后,女娲也只是向天帝简单汇报了工作,便隐居天庭深藏功与名。娥皇女英帮助舜帝继位功不可没,最终却跃入湘江随夫殉情。西王母与西周天子穆王相见恨晚,瑶池惜别一曲“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翻译成今天的词儿就是: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中国古人描绘的女神大多隐忍、温婉而内敛,体现了东方文化骨子里赋予女性的核心价值观。这一切,都锁在汤唯面无表情之下的万端表情里头了,所以说,好女人

很多,但不是每个好女人都能成为女神。敢爱敢恨疾呼非他不嫁?那是周公子。平易近人满脸古道热肠?那是马大姐。

看她最近一次访谈定义自己期待的爱情——和你柴米油盐过日子的人。“我想着剧中人,想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我突然意识到,到最后,最重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柴米油盐。如果没有这个托着你,什么也长不出来。”

换个女明星说这话,只会让人断定在背关关,但汤唯不一样。即使有过经纪人要求记者将她爱吃的“红烧肉”改为“香菇菜心”的插曲,一地鸡毛的生活与她相遇,也似乎有了几分仙味儿。不知金导能否将托起女神,走进深水静流2.0的新时代。

其实我是不大赞成跨国婚姻的。念及巨大文化差异,难辞昭君出塞的凄凉感。

这事儿在中国男人心头激起的,应该是类似家财外流或内政遭受粗暴干涉的伤害吧。女神没有嫁给日本人,大概是他们唯一的安慰了。

小说世情

“世界纪录”策划师

乔志峰

是的,我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世界纪录”策划师。我的工作,就是替各地政府的领导策划千奇百怪的活动,以载入“世界鸡你思纪录”,为官员创造政绩,为地方提供炒作的题材和噱头。自从华夏国掀起一轮又一轮“世界纪录”热潮以来,我的生意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爆,收入当然也非常可观。就在去年,我顺利地跻身“服不似世界富豪排行榜”。这是我应得的报酬和荣誉,我玩的是知识经济,我实现这一切既不拼爹也不拼关系,我完全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创意。

A市的L市长请我,他也想弄个“世界纪录”出风头。这很简单。我一口气给他提供了8套策划方案。可是他依然愁眉紧锁:“不行,不行。现在弄很多地方都有世界纪录了,随便弄一个纪录不抓眼球。我得与众不同,我得把他们全都给压住!”哦,要求还挺高。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市长先生,如果让你组织十万人,有问题吗?”“只要我发话,绝对没问题。”L市长自信满满地说,“什么机关事业单位呀、企业员工呀、大中小學生呀,还不是我一句话,那就随到!”我高兴地说:“那就好。”然后附到他耳边秘授机宜,如此这般这般。L市长连连点头,听到后来不由兴奋得哈哈大笑,手舞足蹈。

十万人很快集中起来了。幸亏去年L市长集全市之力建了个超大规模的广场,否则还真不知道把这十万人往啥地方摆呢。“世界鸡你思纪录”的代表也请到啦。这帮洋鬼子,黑着呢,出场费要价够狠的。我一边代表L市答应他们的要价,一边心里偷着乐:“别看你们这会乐得得意,很快就让你们哭哭不得!”

所有的人都各就各位,L市长庄严宣布活动正式开始。作为此次活动的总策划人和总指挥,我对着脸筒高喊:“所有人请注意,现在开始拍巴掌!”十万人一起拍巴掌,声音如潮水般轰鸣,是何其的壮观哪。我转身对“世界鸡你思纪录”的代表说:“世界最大规模的拍巴掌。请记录。”洋鬼子连连点头,一副很好玩的样子。我接着喊:“一起跺脚!”十万人一起跺脚,声音如潮水般轰鸣,是何其的壮观哪。我转身对“世界鸡你思纪录”的代表说:“世界最大规模的跺脚。请记录。”洋鬼子连连点头,脸上开始露出有点困惑的

